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三十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戈廷模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三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傳七

謝翱傳 明宋濂

謝翺字皐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辨證傳於時翺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倜

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名重梁楚間已復别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翺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别處及其時號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絶千丈時天凉風急翺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歸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

為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鴈山鼎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埜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秘所至即造游録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游倦輙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瞋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通之其苦索多類

此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翺晩明年乙未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游惟方韶卿吴子善最親不翅兄弟愼收吾文及吾骨授之韶卿即鳯子善即思齊已而鳯等果至而方幼學方燾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瘞翺子陵臺南以文䕶狗伐石表之曰粤謝翺墓初翺以朋友道喪盡吴越無挂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録勒諸石未就復爲建

許劍亭於墓右從翺志也翺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翺好修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不屑屑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髮子遇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士有尚合而氣志得者憎聞翺翺自若也所著手抄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詞芳草圖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

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游錄九卷餘倣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左氏傳及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韋柳諸家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

贊曰翺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於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屨章皇山澤間若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禄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决矣翺不負天祥肯負國哉翺葢天下之士也昔田横不降漢拔劍自頸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翺之志其有類横之客者非邪吾聞

諸任先生云

王冕傳　宋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通儒性卒門

人事晃如事性時晃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晃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詸笑晃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史晃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晃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慙晃屢應進士舉不第歎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

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為狂奴北遊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兎遊矣何以禄仕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惟兩幼女一童留燕悵悵無所依冕知之不逺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内無事或斥冕為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荳三畒粟倍之樹梅

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卧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輙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不休皆鵬騰海怒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輙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

為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頼兵起一一如晃言皇帝取
婺州將攻越物色得晃寘幕府授以諮議叅軍一夕以
病死晃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
君子惜之

杜環小傳 宋濂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
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
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

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母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州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

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而至
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
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
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附又
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
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
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
母無它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

堅欲出問宅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輙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為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為烹藥進匕筯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

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紿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絶環具棺槨殮殯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

南宮生傳 高啓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

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遨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瓌恠渡淛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酗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

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為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為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已目攝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詗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辨好箴切友過有忤已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齗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

雋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貧然喜事交遊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欵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瘞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為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闢一室庋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閟希復執筆

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宫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廼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匱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違遠道德者異矣

孫伯融炎傳 方孝孺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為歌詩元至

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拔劒起舞譁聲撼鄰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

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為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已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既才炎遂以炎為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勅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窠穴獠酋黠蠻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指下諭之曰

元之不為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為七八然吾覯其志皆無以生民為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昧者猶或握兵戲溝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為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謊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為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為兵將將教習之擇其為衆所服者

為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為農聞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强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餉至一二人問有才者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為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為不當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

以一寶劒送炎炎作詩以為劒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辭甚美基不答逡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滚滚不休略無枝複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為勝公覩公議論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於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其賀其叛襲炎炎被擒幽空屋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紿以生吾能為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燖雁斗

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劒割雁舉巵酒曰嗟乎我乃為鼠輩所惱爾死大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卧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於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郎洪武九年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為賊所擒不屈死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之者解衣推食以給

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蔣敬編次傳於世

方其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間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覯郄寶劔篇益奇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為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三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傳八

太原王傳　明解縉

解元字善長吉安吉水人竦眉峻目曙光玉立神彩鑠人垂手過膝能百歩穿楊葉號小由基能以索持九牛郤行嘗乗駿馬馳突賊陣往返如飛初起兵保安軍德

清積功授青澗都虞候建炎三年詔隷韓世忠擢偏將軍世忠出下邳聞金兵大至衆心揺愕世忠憂之使元領二十游騎俘其生口備悉敵情俄而復至敵騎數千四面集擲身輒陷陣左右鶻擊大呼聲振刀中一大酋驚墮馬走衆共辟易遁去以功授閤門宣贊舍人苗劉走追之臨平戰良久揮戈觧甲單騎盡擒之浦城四年三月金人攻浙西世忠邀之京口横海舟以截江敵出小舟數千以長鉤扳艦元躍入其舟大呼盡殺短兵擊數

十百人生擒數大酋仰擲之海舟頓絶無能脱者以功

授中州團練使統制前軍討閩寇功皆第一劉忠者長

沙劇賊也擁衆數萬據白面山前阻水而營官軍擊之

多失利有詔世忠及元進討之距敵營三十里而陣衆

心憚之元單騎直前渡水薄敵營持丈八長矛擐鞍四

顧敵懼其狀貌莫敢鬬敵環營皆望樓從上視其下指

呼倏忽四集世忠患之元得其情勢歸告世忠曰易與

爾請為將軍卒期破之乃率兵五百長戟居中翼以弓

矢自領十餘人一鼓據望樓立赤幟麾兵四面並進敵驚擾迸散劉忠騎甲赴水元觧衣入水生擒之湖外悉平改相州觀察使紹興四年金人及偽齊入寇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元趨尻州金兵大至元度明日必至城下先遣百人伏於要路百人伏於嶽廣自以四百人伏於路隅令曰金人若過我先出掩伏要路者見我麾號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走岳廣伏兵皆出又决河以遏之摧破必矣金人果走岳廣元追獲不可勝計時城兵不滿

三千金萬戶黑虎頸最號驍勇直造城下會語元即跳下城擒之以威鎮兩軍未幾烏珠督兵四面攻城元即却之追奔十餘里金人自驚溺死十餘萬人攺同州觀察使六年與世忠出下邳以數百騎遇敵兵萬餘人逆戰大破之授保順軍承宣使十年畧地淮揚駐劉伶莊騎兵繞之敵騎數千來迎戰元揮戈大呼衆皆爭奮敵遂披靡後部駭懼元躍馬大呼曰解承宣今日以一騎臨陣能敵者與我戰敵聞之震慄元因突入其陣大戰

自辰至午馬足盡赤敵衆大敗加授神龍虎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為樞密使以元鎮江駐劄御前都統制以統世忠之衆又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封太原郡公保信軍節度使見朝廷專主和議屢諫表上不聽知大功不建感激發病薨時年五十四歲贈檢校少保晉國公謚武襄公孝宗追封太原王謚曰忠武夫先祖有善而不知是不知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不仁不知豈得為賢者乎故凡覯於此者尚惕然而

有感哉

亡友六君子傳 解縉

洪武戊寅予友黄君玉鉉金華兄弟皆遭故死非其罪予深悲之又念平生故人自少至長相見莫逆者六人皆客死京師劉君朴字子素周君霖字子用廖君存字敬存廖君持字敬已子素除學官未赴子用應進士舉不中敬存嘗為憲掾吏敬已除温州同知玉鉉鎮江知事金華自中書舍人出為汝寧教授其文章學行皆不

愧古人與予每議論至於死後云云亦各其心孰知其先逝而予獨存且其所遭遇顚頓坎坷不得一伸其志又何其同也豈不大可悲也夫後死之托悠悠蒼天葢嘗過大梁徑壯切入潼關至大華終南山之下因記憶金華所爲文不覺爲之出涕也恐久而六人者至湮沒是予之責也乃著其大節作亡友六君子傳

劉朴字子素吉水瀘江人也少有志節耿介絶俗然所交友死生患難托之皆能盡其義輕財重然諾議論英

發評古今人物賢否高下事之成敗曲直毫髪不爽由是寡合雖至親洽出一語非義望望然去之其所不爲雖死不可強其書清勁灑落爲文章詩歌古雅典則世家治尚書系長沙漢王後宋初居郡之西昌石台吉州進士自劉濟始其遠祖也龍津先生諱鐔者其從祖其兄伯川國初爲户部主事有才名其尊君文明慱學隱居朴有子四人燧煜焯炳

周霖字子用吉水桑園人自少以聦敏聞治春秋諸父

百子博洽無遺嘗與共談達旦上下數千載興亡成敗
事如目覩耳聽者亡倦善談論亦寡合者應進士舉不
中死時纔三十餘其家世自廬陵烏東徙居吉水桑園
時高宗南渡也子用善教其族人子弟皆能文章有子
曰綺曰綖
廖存字敬存其父退省遭亂資遣東西以學校詩經刻
苦不懈國初與其兄敬先應進士舉不中按察司辟為
掾已而棄歸學益進朝於京師一旦遇疾死子一人世

家吉水東溪

廖持字敬已敬存弟也自幼爽朗不羣特與子善刑部公原禄稱其志操及為隰州同知考滿至吏部侍郎倈庸方好諛佞敬已入謁不拜庸摘其力不中下獄死有子一人

黄玉鉉初名鼎字孟舉少有美譽於書無所不讀通五經與弟金華齊名文章甚似蘇子瞻司馬子長皆善議論玉鉉仕終小官然一世皆知名

金華登進士第時年十八太祖高皇帝眷顧之甚厚有文集若干卷其家世自盱江為令吉水其曾祖立道多藏書其大父九衢博洽老儒父燦稱善人兄弟皆有子

贊曰唐虞有八元八凱周有八士同出一家同顯於世如彼其盛也今六君子者材出一州而所就如此夫何如其可惜也夫何如其可惜也嗚呼噫

東溪廖孝子傳 解縉

張鍠伏質報父仇曹娥没水求父屍不幸而死吉翎代

父受刑黥畀為親請命幸而不死然皆自分必死矣幸不幸有命焉人尚憐而著之王子安省父南交溺於海廖自公省父大寧溺於河死命也而心不展志不伸不其重可憐也嗚呼夫自古歸妹固樂於奔馳闉闍固樂於行旅人不知命也有定焉當死也居亦死行亦死自公雖未嘗必其死然昌嘗計其死且而死於省其親也豈若死於兒女子之手者乎於是王子安死千年而自公繼之自公幼能文章跟經躪史淵涓耿節恂恪恭敬儼

然貌不逾中人而所當爲奮發如霆不可測其父敬先謫大寧三四千里水陸竒險自公歲往省不以寒暑霈有大父有母有叔父有弟姪有妻子家人衆多當離別忍泪眦睫間强顔笑語慰帖老稚出門及童奴客旅相處曲折良難敬先固粹然有德君子也然難動其愠喜自公見輙喜慰甚自公平生愛人一家人愛之自公幼孑子然孤立人見者皆爲變色自公死時洪武某年某月某日也其弟自勤祭以文綢繆纏綿痛苦情切甚讀之

使人墮泪初廖氏嘗大顯於吉吉稱東溪廖氏有名自公大父退省先生卓行舉世不可測與予叔父刑部公原禄相謂親家敬先兄弟三人皆賢亦皆仕有名聲其季敬巳尤高潔不諧世特與予善自公兄弟四人皆善予嘗歲時過從見其一座三世人跪起列侍森森郁郁或舉觴論文川華月映顧盼如在圖畫中識者多云是家不偶然必將昌大未幾敬巳沒敬先謫去自公死倏爍間慘然凄斷若此何也

贊曰玉也不必以圭璧驥也不必以羈靮中道而折衆所𢟪嗚呼斯人而斯溺

胡貞婦傳贊　解縉

胡貞婦曾氏諱静貞吉水蘭溪人曾一中女也一中之先人諱三粤事朱子為門人高第弟子後奉使死難於金封忠節公家世榮盛貞婦自少專静寡言恭順慈儉甫十七歸於環州胡氏原長忠簡公諸孫也時方亂離寓居里之平原撫下事長禮度不踰涉險履危知機善

遇國初辛勤來歸權輿家計至罄奩中物以給家衆未嘗卹也已而家益饒至累鉅萬未嘗恃其富每訓子息謂古云貴欲使可賤今汝曹知富欲可貧則不患貧矣識者誦為名言原長每有所詰責未嘗辨激徐為申理下人懷服予少時從學其家塾親承撫念覯其德儀益古之淑德不是過也洪武壬戌原長坐鄉人連累當徙邊原長死後與子婦劉抱其孤弱孫旅邸中弱孫會病卒劉即自經死貞婦亦自經為人所救甦慨然曰吾夫

亡不死者尚憐此孤弱故忍死冀養長之今復死矣而劉亦能以年少死義吾何用生為即嚼舌三日不食死時年四十二其子紹歸自邊始塟之于里之石屋山之原未塟時水嚙其山畔幾陷既塟迺日就平復水縈回如帶亦甚異云豈非其貞烈使然歟

贊曰曽氏以一婦人相其夫起家累萬金無一毫驕溢此已足為難及臨大節慷慨就義有烈丈夫所難者嗚呼世之讀予傳者當何限愧之

樂枅傳烏斯道

樂枅者明之定海人也性孝友家以亭户籍官枅承其役弗替洪武十二年春會稽錢清高氏許從兄弟歲輸鹽痛自縮廹小民倍其輸以掩巳之數事上聞上以浙河以東凡亭户大家皆罔上賊下如一律即遣使編各倉覆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鞫訊咸承罪坐輸作而枅亦在逮中方治行其仲氏棁顧代往枅曰吾之往也生死未可知設死焉吾有三子爾尚無後其可哉棁又

詣縣庭請以身代枏枏白於官曰枏之名固不可易服力鹽事皆枏也棁罔知聞使往而被鞫必失對縣因不敢遣及枏行可一舍許棁又追及之枏叱之去不聽即乘垝垣以塊提棁垣之塊去者半棁度伯氏心不可回始慟哭而返十三年闕枏果死京役中年三十有六枏讀書窮理凡醫卜地理書無不習里之人聞其死莫不泣下其父仲本為鄉之碩儒當被貢天官方以老丐歸而枏死惜哉

論曰枡之就建棁之請代皆知有不免而乃毅然爭先非友愛之篤者能之乎棁雖不死昔固分其死矣枡雖死猶不死也古伋壽之死雖不幸詩與傳記稱之不朽者以莫伋壽若也孰謂枡棁復為伋壽傾動郡縣世之兄弟有較小利害相仇雠者尚聞其風當何如哉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嘉木揚喇勒智利棠殯

宮金玉故為妖言惑主聽發之玨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賫得白金若干為酒食隂名諸惡少享於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名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為雖死不避玨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記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瘞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士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柰何玨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他骨焉衆如玨言夜往收貯遺骸

瘞蘭亭山後又種冬青樹為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為人人壽戒勿泄也踵又易宋內諸浮圖乃裒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為陵骨已鎮而不知真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為越治中招珏為子師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為買田宅業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曰帝召

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黄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有徵矣有謝翺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為作冬青樹引語甚淒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翺字臯羽閩人亦奇士云

贊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存其孤令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珏能瘞之甚

義乎哉嗚呼玨一布衣爾其視程公孫何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玨誰與

一峯先生傳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吉之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宫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

名第一為翰林修撰會内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
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
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
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
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
也而犯之倫以犯顏敢諫為大救時行道為急其負荷
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
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

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為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為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明年名還復修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為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

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

論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狥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為狂何足恠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

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與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

湯肖勳傳　程敏政

湯肖勳字公讓濠梁人其曽祖佐高廟取天下是為東甌襄武王肖勳少負才好使氣貌類河朔人兩眸睜然髭奮起如戟年十五六入學為生徒日記數萬言學有舊版文千餘字肖勳騎馬過一目成誦應天尹下學傳籌名諸生肖勳獨後至當答大呼折尹聲撼庭木尹愧

憤卒笞之肎勳攘袂走出學門題詩府署合扉上有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理釣絲之句遂去學出遊江湖上凡吳越間豪家富室爭延致之周文襄公轉運江南聞其名召之至曰王孫能作啓事否肎勳請紙筆即席具狀數萬言類宿構者又切當世務文襄奇之上書薦其才有文武具驛召赴京時于少保方督諸軍請試之立肎勳將臺下萬卒環視于公摘古今將畧及諸史中事舉以問肎勳應對如洪鐘不能屈左右嘖嘖歎賞

于公亦撫掌曰吾子誠有才入對以為錦衣衛百戶正統末英廟北狩朝廷遣使通問已命中書舍人趙榮擇可副者衆舉肖勣詔以千戶如北庭大酋托克托布哈問中國事云何榮未及對肖勣前語之又時於坐上箕踞岸幘朗誦其所著平胡論北酋色變既出謂中國譯者曰彼髯何為哉恨不殺之耳景泰中詔舉將才胡忠安公言肖勣才可用進署指揮僉事時典兵者多忌肖勣不令治事肖勣亦時時歎息其功名不偶放浪詩酒間

京師人率以為狂所與遊者最善侍講徐有貞教授馮益太醫劉溥英廟復位有貞入用事然亦陰嫉其才不推薦之肩勣亦不登其門天順中按事者甚橫李文達公多裁之而文達嘗名肩勣與語肩勣張口論天下事及古今成敗一坐盡傾文達愛其才將薦之按事者遂据拾肩勣往年在江南受賕事下之獄怒而辱之肩勣詬罵不絕口至詆之為奴然肩勣實出息於人而不立券無以自白遂謫為民荷校出都城故人有啗之者肩

勣仰天笑曰吾子以指揮為足榮一湯肩勣邪掉首行弗顧成化初遇霑恩復官再用言者言詔以裨帥出守孤山堡孤山在延安西敵歲入之處守者多以軍敗黜肩勣得詔曰噫吾死矣夫孤山無城郭有他郡之來戍者七百人戰則為僨軍守則為怯敵如此雖諸葛武侯復生亦難乎免矣抵鎮草封事數千言大率謂朝廷宜先城孤山聚糧糗募死士又移書當路言狀遂憤憤吐毈血數升卧不能起丁亥敵入寇主將閉城門不出兵

遂大掠子女而東脩勳怒髮上指曰死國分也力疾起戎服跨馬率麾下百餘人邀之於境上力戰數十衆寡不敵遂死山下是年八月也脩勳為人軒豁倜儻直欲起古豪傑與之友視世之瑣瑣者以為齷齪不足與語好以氣雄人不問名位卑顯有不可意奮然去不顧或遂罵之至其人面赤不少貸甚有捶之者江陰知縣弗利於民將受代脩勳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反縛之狀其罪送上官上官大駭并狀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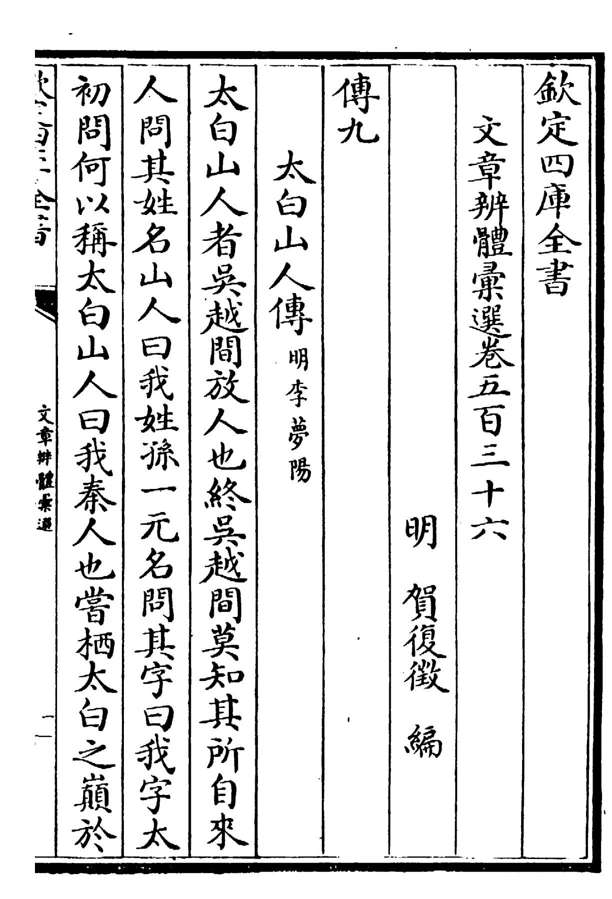
夏郎中時正嘗於晏上與之藏鉤不勝而怒語侵甫勳
甫勳就坐上捽之下拳之蹴之衆客為之股栗又嘗過
友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不合而罵之道士不知其甫
勳也稍稍有憾色甫勳捶之幾死與人言出入經史子
籍中縱横闢闔隨意所如有問古名將者甫勳以張廵
岳飛為第一其人曰岳將軍則聞命矣張雎陽何如人
甫勳瞋目曰子不覩其對令狐潮之語乎卿未識人倫
焉知天道自唐以下誰有為此語者其所見如此詩豪

邁奇崛如風雨晦冥中電火翕欻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墜不測之淵觀者褫魄每就人席上操觚立成數十章有名能詩者多為其所懾或不能措一語以遒平生著述有五雲清唱風雅遺音東谷集十餘卷無子

史官曰予少與脩勳遊知其人使不死為大將將數萬兵出陰山其功名當不在古豪傑下顧獨膏血草莽中天也或者謂脩勳類太史公所謂遊俠乃大不然脩勳

行事雖若任俠然扣其所得朱家郭解直奴才耳烏足以比肖勣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三十五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三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傳九

太白山人傳 明李夢陽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姓孫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巔於

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為秦人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答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峯僊日觀觀日出焉奇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敬禮山人而好異之士踵接於門矣山人往來越吳間

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以是饒裕冠佩之士慕名求訪山人輒供具懽洽竟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人說及時事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於是人士轉相譽稱為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其友曰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覘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

避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為憤激悲壯之音於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於世無雙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山人然之於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喜山人者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為全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霓咸徙居湖與吳充陸崐暨山人結社游號苕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作竟死年三十

七矣

李夢陽曰予不識孫山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東門蓋素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日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人亦時持詩寄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邵道人傳　李夢陽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七十餘矣道人不欲言凡所顚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率知其畏人也道人館於鐘樓街周家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

子弟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顧指色授之諸子弟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家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嘘即可活道人則目諸弟子而諸弟子則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横飯上誦大悲咒巳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脱不活道人則趍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嵗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布尺裹衲裹完弗取也病者家脱有見飯飯道人以梳列諸案無問多少

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椀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喜食之曰更為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之爭來請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笑頷然之弟子前置水道人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椀列諸案無間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氷則聞道人齒間瀺瀺聲頃之肩髃面紅汗簌簌下如雨也道人與予世父同時世父患脛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

祟也若往聘於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慚而縊死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柰何道人曰令遇我三日鮮矣三日瘍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子曰吾將歸歟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耶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夜有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股墜焉半夜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鬭之聲諸弟子震慴伏地天明起視則道

人死矣

贊曰子不語恠若道人者何如人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悛悛不欲道時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所謂逃於墨者非邪

六烈女傳 李夢陽

儒生劉德舉來言六烈女事李子聞之泫然而涕出劉生曰夫子奚慟也李子曰予益傷爲臣不忠云於乎死生亦大矣往逆瑾之亂予實丁焉當是時人士大都以

賕行問之曰救死爾又曰死瑾無謂於乎死生亦大矣彼粉黛笄褘之人乃顧若是烈耶自死瑾無謂之説與於是賕者公言於朝群議於巷偶語於途以逮至則問金多少為罪重輕於是天下吏曰考掠桎梏之咸金通也下歛而上聚公簿而顯輸曰姑救死爾夫為臣宜若是否耶設靡賕瑾能盡死之耶於乎死生之際難矣彼粉黛笄褘之人乃顧若是烈耶予葢傷焉於是作六烈女傳陳氏者陳傑女也年十八聘楊瑄居無何瑄卒女

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瑄又不許女則竊剪髮屬媒氏往置其夫懷汴俗聘女必以年帖朱綺金字與男家號定婚帖於是瑄母以定婚帖裹其髮懷瑄葬焉而女乃遂卸容飾素笄縞衣居無幾父母謀改聘女縊而死天順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三年為正德甲戌瑄有姪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婚帖獨鮮完劉生曰葬之三年而岐穀了瓜產於墓李子曰世人益多言青陵臺事予竊疑焉連理之木

比翼之禽今以歧轂丫爪覩之不其信耶張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我死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不願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寛大也其父母曰棺第狹之勿大匠從其父母狹其棺張氏哭毀其狹棺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而死高氏者夏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之嚴則日至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謂之曰汝今

十九年耳柰何輕死高氏曰嗟毋謂百年永耶然均死耳竟縊死劉氏者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覘婦有決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哭之達旦不輟聲已紿其祖姑曰我饑渴甚祖姑信之下樓取水食婦以手巾二幅接縊於梁上年二十一矣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湯藥夜籲天祈以身代林死則匍匐哭不絶聲水漿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棗樹自經死張氏者田孝子妻也孝子曰田鋭嘗刲股療母病母

死廬墓三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甥宿舅舖而夜殺其鄰舖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墻為之崩張氏之死也或勸之矣則忿哭曰我與田鋭夫婦二十年矣彼既為孝子我獨不得為節婦耶竟死今按六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也六十年間烈者六焉足謂之興矣聞風者激耶抑地之靈使然耶李子曰予於六女而重傷時俗之偷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乃人不欲死顧詫人曰我死弗獲死今以六女事觀之

然邪否邪夫鉅鑊之嚇盈諸耳甘綺之誘戰於中人鬼之關須臾是決乃六女者方視死如歸求亡如飴偵間伺隙如探金攫玉惟恐後時而靡獲也斯其志可奪耶不可奪耶夫粉黛笄褘之人至微也窮閻敝闠顑頷下賤之女非有閨閣之儲文史之訓父兄之指訓聞見之開卓也而一旦有如此者彼冠裳鳴佩之夫口先王而講詩書者乃往往狼貪而苟生患難之至不化嚮為蕭則豕突鼠竄矣於乎極矣予於六女安得不重傷時俗

之偷也劉德舉曰斯舉也予倡首義於鄉人復白其事於官司矣業為六女立廟郭西

贊曰貴非必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嘉於烈陳女甘心未家槁骸竟雙並蔕則瓜岐穗離離載嘉者禾五女繼興憤義執情隕軀舍生展哉令名於惟六女生猶鴻毛死而遽巍山岳其高瞻廟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即跡揆心持獨驗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熊掌取譬瓦全是恥爾忠爾孝敢告君子

倪雲林傳　沈周

倪雲林姓倪氏諱瓚字元鎮所居號雲林故號雲林生其家常州無錫富家至正初兵未動鬻其家田産不事富家事一意作詩人竊笑其為及兵動諸富家剥𠝗田産人始賞其有見性好潔盥頮易水數十次振拂冠服着時數十次振拂齋閣前溪樹石嘗洗拭不已見俗士避去如恐浼與王文友讀書文友死歛葬不計所費一如其所親交張伯雨後伯雨至其家會鬻田産得錢

百千緡念伯雨老不再至悉推與不留一緡盛年詩名在館閣晚當至正末雖在飄流旅寓中益自喜作詩其詩信口率與唐詩人語合後人惜其詩散逸無全藁云贊曰謂其有意於榮進與詠謌彈琴誦古人之書謂其為闊畧於世故與能擴先世之業昌大其門閭逍遥户庭名聞京都忽自逸於塵氛之外駕扁舟於五湖性印朗月身同太虛非欲會玄覺於一致而貫通於儒者邪

張節婦傳　羅玘

節婦新淦營膳郭師孟女玉峽張洪本妻蒲臺訓導鑑之母監察御史芹之祖母也年七十八歿當弘治庚戌月在仲春日為廿八又明年壬子二月二日葬柿坑之塋歷十有八年為正德巳巳御史銓得南院蒲臺亦觧教事來就養予往也語次必嚬呻曰鑑欲夫子之有言也已則嗒然御史來也語次亦嚬呻曰芹欲夫子之有言也已則嗒然他日又來入狀曰徵芹祖母無以有芹父况芹乎芹父子不及今徵夫子言傳之後世安知有

芹祖母又安知芹緒之幾絶而復續乎言已泣予辭又泣去蒲臺歸二年至是二月訃來予往就弔位御史泣言若昔者而益悽予退討狀王峽張著自勝國前人故曰古張又曰庫張謂假貸之便若取諸庫然洪本父曰季徹其尤也季徹死洪本奉母李氏嗣家政而屬有象厄日用隱憂以李故欝欝弗忍洩未四十死蒲臺方脫襁褓固在厄洪本者所欲居貨中則飭婦譬則櫝也先抉揭之攫取惟其便乃入李以言具為婦急捐姑雛他

奔狀踪跡秘譎而隱約李姑不疑曰改而新之緒蜎刺百出使可覆驗覺李微動隨嗾妁來節婦駡逐妁去截髮泣三日籲天自誓曰吾所不為張氏鬼者有如皦日李乃寤間亦發恚數其惡曰吾今執汝告縣官然終以愛掩止節婦計曰彼果逐我乎厄斯子也而已耳果厄斯子乎利吾有也而已耳假令真能不拔一毛而顧於吾重者毫髮蹉跌吾與張氏存者幾何今吾掃地亦立則何如於是聞奪一墅去守者告曰墅去矣曰知之繼

聞發一廩去守者告曰廩去矣曰知之或扼腕曰可訟也摇手指蒲臺曰有是在積數歲至無所可奪可發而蒲臺亦勝冠或又曰可使商也補前之匱乎曰吾聞業不遂者改業之況幾罹大禍而幸脱者乎然擇之莫儒為宜乃齎送之金陵就户曹學學七年然後歸遂就庠舍而御史適生命曰芹志更業意也御史在乳而母死哺藉攜扶一惟節婦稍長知學常以一釭膏坐之於紡甎側永夜誦緯成師之贄或於是乎取之鄰之婦熏而

為夜作爲鐵石心者亦多有洪本有寡妹門户絶孛以
虐子之蕩覆無所於歸也且慚不以言節婦節婦心知
之於喪孛之日迎與同食者終其身距今閭里傳之若
前日事蒲臺用戊午貢授令官御史亦以是年領賢書
登壬戌進士官福州推官而至轉於院蒲臺之封亦用
其貴居院敢言人所不敢言凜凜樹英烈風要之忠節
一道也其亦有所本也與予舊史氏也爲著節婦傳以
族後徵焉

贊曰立人之孤而世之與起人之死而生之孰神乎曰必起人之死者也然則孰難乎曰必立人之孤者也何也循古之方而用之而人偶生焉觀者孰不驚以為神乎而或使復為之其又可能邪若夫非白以艾而白首出萬死而一生而人之孤未有可一偶為之而立者也故曰立孤難耳亦何貴於人之驚以為神也乎曾子謂可以託六尺之孤而謂之君子於乎若節婦女中之君子也與

梁太傅儲傳　霍韜

公立朝四十年多自掩蔽無所誇其功故人不得知聞謗不辨謗言曰積居之恬然施德於人不責報人賴公德以自庇覆反操戈向公公亦不較海内後進不面公徒聞謗公云云亦相附和毀公故世罕知公者正德間秦王請陜之邊境益其封壤内交嬖臣江彬朱寧宦者張説皆有賂為之祈武皇帝詔與之兵曹臣奏曰祖皇帝有令禁兹土不得畀藩封武皇帝曰與之兵科臣執

奏曰兹土遂畀秦藩恃祖皇帝制武皇帝曰業已與之六科十三道諫臣各執奏曰秦王請益封壤不可聽許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公當草制念曰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帝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公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武皇帝震怒内臣督促草制公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

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毋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匆與回天之力決於數詞然公未嘗自以為功也正德已卯武皇帝躬巡邊羣臣諌曰萬乘不宜輕出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巡邊云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勑大學士楊廷和引疾不草勑大學士蔣冕亦引疾武皇帝御

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帝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勅不可草帝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為君乃自畀而臣臣草勅是臣名君故不可帝震怒手劔立曰不草勅齒此劔儲免冠觧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令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臣儲無禮以臣名君顯戮臣臣罪死不可赦武皇帝察其誠欵擲劔起不促草勅君子曰儲固誠能悟主然帝之仁明殆亦不可誣也已己卯宸

濠反武皇帝議視師羣臣諍曰不可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亦曰不可武皇帝曰朕視師廷和儲冕議居從曰如皆從蹕孰與守如皆守孰與圖上之危艱乃議楊公居守曰社稷是保梁公蔣公從是時也三公葢聯股肱而共成一人之身矣武皇帝視師南都議幸蘇浙荆豫云又議南都郊大學士儲冕奏曰南都郊仁祖皇帝配天北都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天若遂南都郊配位不知所裁定武皇帝乃不郊又將南幸儲冕手奏跪

在門外請毋南幸自卯至酉汗浹背武皇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俞旨不敢起武皇帝乃俞曰不南幸儲冕方起君子曰江南不擾二公之力也宸濠未反時多內交士夫凡所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餽籍惟厚齋梁公晉溪王公無受餽世人猶多指此疵二公皆不察之過也厚齋自入仕至歸老負郭不增寸土廣郡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不食之土耳平日於人之餽未嘗却隨

計其直酬之歸老曰家無餘財嘗見一匠人何云公歸
閭曰議建祠妥祀其先計工匠之直曰需八金匠何六
住曰未有以給也盍少需尋不能營給祠竟不克建公
在位日乃王御史溙請典刑公田給事中賦請沒公之
貲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矯詔抄公之家公在南京報
聞皆不動也上御極言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故縱
反者請置詔獄正其罪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已勿
論宸濠衛兵事由也劾者猶不已久之知與宸濠衛兵

非公也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誣移之他公惟引罪連三疏乞致其仕無片言自辯公去位後大臣被劾無不辯者然後知公之大

張風傳 夏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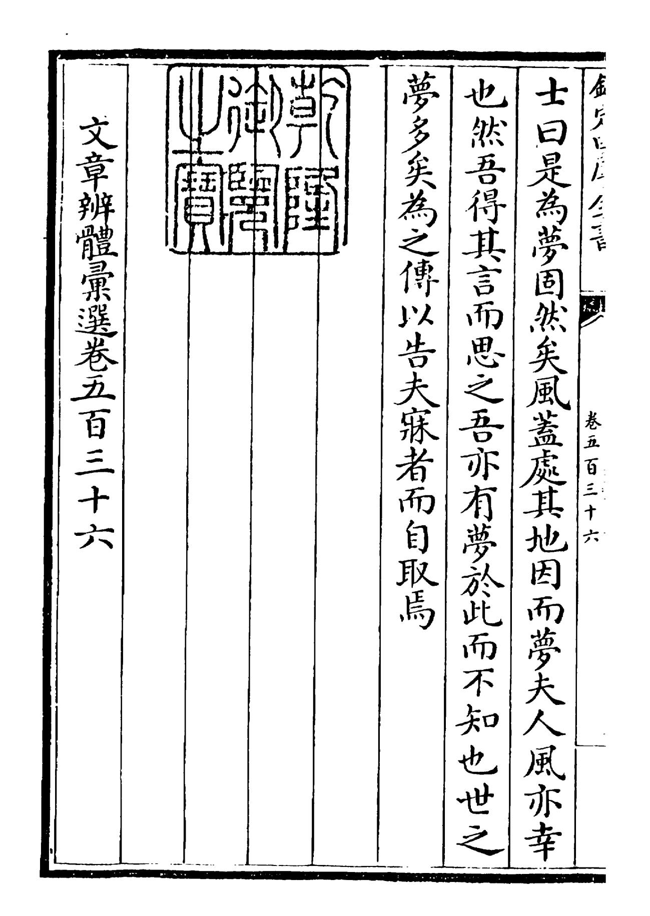
張風天台山中農家風貌惡善為優畫得於笛能以鼻成聲用是不欲蓄其家其家固傳視馬日食於富人之館聚少年晝夜謳弄或讙沸達旦旭入無一食之儲出

有終身之饋故凡邑里之為燕會鼓音席上必有風雖不名風風固且往自得之出見富人大廬輙止廧下振管箕踞箕徹室中以曉富人小子群走環之以入曰吾且入就食矣未嘗潔其言為不欲狀風之為人如此或以笑而賤風風曰人飽其欲誰不如我我固易盈而鄙人耳彼謂之則曰士大夫乃得而貪焉此為利其惡有紀極哉且若是而閉焉匿焉則能不失一語不見一跡以示於人齒舌至引神鬼相證詸禍福應子孫以求其

蓋嗚呼吾何故而為是也於此吾有求必以在於口吾心之未佳足已舉而加之矣放而隨之不蓋而益章之吾是以處世而人不我貴則世固有夢而不寤者耶又曰吾持身以食於富貴之人富貴之人或以利敗有方貧賤而以植德與去其一而存者猶是也去其二而存者猶是也敗者相屬而患不及我吾常得食焉他日遇其人於道路見項而趨之其衣履甚不似也顧而見我自若焉曰始吾為富而有今日子以貧而守其常吾乃

以後不敢輕子矣嘻子見晩矣子前日庸得乎乃今其固也吾嘗客於子子飲酒亦飲酒子持粱亦持粱吾求子不能勝我也且衣冠加於子之身而視於吾之目積穀如山金錢布地傅子而守不使子用子之身憂且勞焉子行其勞而以得食也我棄其勞而亦得食焉子食我而以其憂也我食於子而不與子之憂焉子用其名我用其實是子猘也幾不見為吾賣顧猶可追而傲我耶猘也吾固以目子矣而子不知則子亦夢也赤城居

士曰是為夢固然矣風蓋處其地因而夢夫人風亦幸也然吾得其言而思之吾亦有夢於此而不知也世之夢多矣為之傳以告夫寐者而自取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三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戈廷模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三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傳十

孝烈婦唐貴梅傳 明 楊慎

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也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悦之自捬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

虛拘哉乃容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汙吾姑非孝也乃夕易䘿襡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之知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蚤從吾言又得金帛且享歡樂今定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

見舅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既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嘔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乃必倒贓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牧兒咸為墮淚每歲梅月之下影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於府官之故終不舉余舅氏喻士積薄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慎為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為名死於梅之株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書有

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為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跗

義虎傳　祝允明

荆溪有二人髫丱交壯而貧富不同窶子以故宴安無他技獨儌觧書數妻且艶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甚盍圖濟乎窶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貽乏主計吏覔久矣若才正應胥此耳若欲吾為若策之耶窶感謝富子即具舟費并載其艶者以去抵山又謂言吾故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子一

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焉計也窶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窶胼胝碎破血出被踝踵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鉞斫之隕絶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豔者若夫君噬於虎矣若之何婦惟哭富子又謂言哭無為吾試同若往檢覔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别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答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斃焉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

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故途逆順途而哭俄見一人步於傍問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歸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葢神云婦登舟莫為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遥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其夫鬼與夫亦疑婦當為賊收矣何獨尚存哉既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攜大慟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溼若固未溼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

不可置耶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祝子曰視賊始謀時何義哉巳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阿寄傳 田汝成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

馬則乘牛則耕跟蹌老僕廼費我豢養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朞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産數萬金為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為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篋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

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褞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葢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於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為盜臣五都之豪為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迺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婺人撫髫種而株守薄業戶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迺肯畢心殫力昌振鎡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是豈尋

常所可及哉嗚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為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離立也若然即縉紳讀書明於禮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

五忠傳 鄭曉

雪菴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黄之獄殺幾萬人即不殺謫戍窮邊不死於道死於邊者又幾萬人當是

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為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絶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栢灘灘水清駛林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為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亟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踪跡然又不肯顯言恐和尚走去

以故婉解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棄儒經不誦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拉樵收豎入飲飲半酡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柰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客然意氣涣發又能感愴人或曰和

尚當建文壬午為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因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於世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成祖入京即帝位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為傭傭亦取值稍積錢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故葛衣葛衣益破縷

縷竟不肯脫故葛衣或曰破衣曷不肯棄直悶悶不答傭錢稍有餘走市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食飲傭力作倦時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語走南山避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為補鍋每至

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為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即出錢買酒飯自食飲常寄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有馮翁者遇之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令永

訣不可復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中娥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為對句及古詩詩輒自題馮二子或馮公或塞馮先生嘗作詩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歸即剷去詩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横滄海曲夕過滇池濵光采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王籍高旻時蓋永樂甲

中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樵夫居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貳價
建文壬午文皇即位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
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矣樵夫驚曰皇帝安在
或曰火燒宮走矣樵夫慟哭遂投湖中死竟不知姓名
論曰余聞之陶徵士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操行
之難而姓名翳然撫卷長嘆不能已已余獨幸雪庵輩
忍垢茹荼卒晦其名以不滅其族也悲哉

杜生傳 鄭曉

杜生宋陽翟人不知名字人皆稱杜五郎云生壯時有田城南五十畆與兄嫂力田自養既兄有子娶婦不能贍則盡讓其田與兄兄又不肯受則遂携妻子走城西里中倩草廬而居廬前有隙地數丈周匝皆槿籬籬中容植菜疏花卉籬外桑柘數株是時生理方窘乃為人選日賣藥人謝之布粟新鹽即受或以金錢不受也子既壯任稼器鄉人與田三十畆耕之有餘力又為人傭

耕自此稍稍贍給生曰嗟乎一日兩飯三歲一衣人不急我我不急人人已各足吾又何求於是呼鄉鄰貧者教之擇日賣藥鄉鄰愚不能騤解術不售生又左右之得錢謝即與鄉隣時時端坐不出籬門者三十年黎陽孫尉聞而造之問曰聞生三十年不出籬門信乎生曰告者過耳十五年前嘗攜老妻坐桑下納凉前年娶子婦時飯其母亦曾避之東籬外但無用於世無求於人偶自不出亦不喜遠遊耳問生何以為養曰數年前曾

賣藥今直耕田問䙰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䙰書問何書曰鄰翁遺一抄本無題欵其間名説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當時極愛其議論今頋忘之問書何在曰春雨中屋漏濕𣊮之日中有過客見即索之去矣問今尚有何書曰有大字古本周易兒夜讀一二卦卧聽之耕倦不能讀亦不强讀子可宦否曰村朴兒何能宦然質性頗温厚薪水出門可數行迹以待其歸處其妻甚懽愛然未嘗見嬉笑也孫尉聞其言閔然若有失歸數

日忽忽自咎曰痛哉杜生視吾輩若蠅蛆矣生居城西五十年未嘗速客人召之亦不往好事有力者高其節相造請生亦終不報謝生孤立行一意然人皆敬愛之與村父老三四輩相往來極懽洽或經月不面亦不相呼也即來坐談必竟日夜坐久饑倦為菜羮餠麥餅取飽而已村父老或携酒飲生生輒飲飲不醉不辭有肉即食肉生不能具酒肉也室中有兩甕甕盛菜米一榻草薦氣宇閒曠言論精簡頽然山立不見喜怒無賢不肖

皆知其為有道君子年九十八而終

論曰余讀後漢書極慕申屠生王叔度可謂近道矣不揺其神不失其身不交於人郭林宗符融殆有愧焉謂其不能忘情於名也嗚呼名與身孰親若杜生者賢矣哉

唐伯虎傳　閻秀卿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博習多識善屬文駢儷尤絶歌詩婉麗學劉禹錫為人放浪不

羈志甚奇沾沾自喜衡山文林自太僕出知温州意殊
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出其書示剌史新蔡曹
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去寅從御史
考下第鳳立薦之得隷名末果中式第一先是洗馬梁
儲按寅卷嘆曰士固有若是奇者耶觧元在是矣儲事
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猷敏政方奉詔典會試儲執卮
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唐寅為最且其人高才如
此不足以畢其長惟君卿奨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

江南奇士也儲更詣請行三事曰必得其文覿儲令寅具草上三事皆敏捷會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帛一端詣敏政乞文餞後被逮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臣多歎惜者歸無幾緣故去其妻寅初為諸生嘗作悵悵詩允與其事合蓋詩讖也後作多怨音每謂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於時者遭也吾不能自持使所建立置之可憐是無枯朽之遭而傳世之休焉有矣譬諸梧枝旅霜茍延奚為後復感激曰大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

乃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

論曰伯虎以不能謹行終身歷落欲施於世者可以觀矣其所逮事不可知就其家論之不裕縱使果然世之為市科目者多而彼獨白著豈非命與且如伯虎之才授之底石何愧惟其不克令終豪士亦觧骨也

周主事傳 楊爵

周主事名天佐字字弼號磧石福建晉江縣人登嘉靖乙未進士授户部廣東司主事以言得罪死於獄中楊

爵曰凡天佐其他行實爵未能詳知今不記姑記其死之歲月日時與其所由以死焉耳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大畧謂雪雨不可為祥瑞而頌之謂權奸不可為忠信而邇之謂土木之工不可不止謂朝講之禮不可不修謂邪說之妨政害治者不可不斥謂讜言之益國與民者不可不聽凡此皆爵一時愚昧之見狂妄之詞信有罪矣二月初四日干冒宸聰初五日械繫下獄十三日夜復蒙笞撻備極拷掠血淋漓衣前襟盡

成赤紫色桎梏桎鎻晝夜困苦間伺警惕罔敢踈寛坐
卧處血流地上可手抔之履襪衾苫之類為血所沾若
滞於水中然天威震動之下人人悚懼謂爵必死而不
可救矣延兩月餘夏四月初九日九廟災天子詔百官
使言時政闕失天佐應詔上疏其畧曰陛下以宗廟災
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門條陳且欲務闡國
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虛應故事仰見皇上畏天之誠
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之機也大小臣工

孰不感惕思効其愚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聖明采察之度未宣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葢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愚即欲冒昧上陳但聞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況明旨既許條陳茍有所見寧忍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楊爵所言之事豈逃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而爵今

在獄中已經數月且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
犯以盡言極諫為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
以奉直納忠為囚犯又孰不能為容悅寡過之臣哉言
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
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
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遭矣身
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
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聖德之

損益不細也方今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聖心洞然
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
吝旌爵之忠讜以風天下之直則聖德如天地之廣如
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疏上有詔周天
佐答六十下鎮撫司獄牢固枷杻天佐體幹細弱其手
梏微寛可自脫出守者以鐵鍊貫梏目中令不能轉側
絶其飲食三日死矣當此九重赫然之際爵實延一息
以待旦暮之盡而人孰不以爵為戒哉天佐以未信疎

遠之小臣執以是非好惡之常理舊筆於言論之間而納其區區之忠欵焉宜其言出而身即死也故法凡死獄中者司官必具題死者日時緣故請監察御史刑部主事各一員驗其屍然後出之葢慮有不得其死所以重人命廣德愛也天佐笞之甚重兩臂爛裂腹上俱青黑色驗者御史主事立屍傍吏驗屍訖高告曰遍身上下並無他故止因急病身死御史主事即據其所言題請出屍未驗屍時天晴日皦俄而雲霾橫空震雷微雨

屍既出雷巳天佐妻綦氏候於門外見屍出以頭觸地幾死柩寘寺無不悲痛民有張弼者祭於柩前而哭之人曰子與舊相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爵與天佐未嘗一相識亦未嘗以名相通天佐初下獄爵不知天佐為何許人亦不知其言何許事也既而知之思欲以識其面貌然各閉於幽室中困於桎鎖又天佐以救爵故下獄故獄戒諭甚嚴凡厠所往來必間其期未得一相遇焉然爵一

念惻惻洒泣恐天佐不能堪其困苦之甚而思有以寛解之呼一人即膝上手作困卦二字以潛慰天佐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旡咎之義也聞天佐首之且微有笑顔獄中人有以宜自寛心語為天佐慰者天佐應之曰事吾所自為則死吾所當安吾心何不寛乎五月初六日下獄初八日未時死爵亦未得親哭其屍終不得一見其形容也死之次年福建一士來獄中爵問以天佐事其人曰天佐年甚少風神清秀當謂其少年柔順而

已不知其人之剛烈能作如此事傳聞其無子死時一女在既死之後又生一女未知是否又聞其父母兄弟俱在家甚貧亦未知是否柩停數月其妻歸葬於閩中嗚呼遭際之不易葢自古皆然也士當總丱藏而修之於家塾焉承師模執典訓必明與心誓而期以終身之踐履事親無或有不孝焉事君無或有不忠焉及後登仕版身荷天工此心所在君恩所在固造次顛沛而罔敢易也顧以脂韋依阿之風勝而三極大中之矩泯然

於流靡波蕩之洶湧而承以孑然獨立之一身斯時也必欲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其不殺身而成人世之恨者鮮矣天佐之死天地為之震動萬人為之流涕焉嗚呼天也命也不肖爵之罪也復何尤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三十七